七日談

（廣東篇）

蜑民「水書」：浪花下的語言密碼與香港粵語基因

梅毅

浪濤聲裏藏古韻，舟楫之上有遺篇。一句「Hong Kong」的起源，揭開了蜑家話對粵語的血脈滲透；一部清代筆記的殘章，指向了千年海洋文明的沉默史詩。

清乾隆年間，文人范端昂在《粵中見聞》中描下一組神秘符號：似蛇游魚躍的曲線間，倒寫漢字與象形圖案交錯——這便是蜑民秘傳的「水書」。這些零散的「隱語」碎片，恰似一把鑰匙，開啟了唐宋時期嶺南水上族群未被書寫的語言密碼。這群以船為宅、以水為田的「海上吉卜賽人」，其語言雖未被文字正式記錄，卻在粵方言中刻下了不可磨滅的海洋烙印。

蜑民，又稱「水上人」，歷史可追溯至秦漢時期的古越族。為避戰亂，他們遷居水上，形成「以舟為宅、以漁為業」的特殊群體。唐宋時期，嶺南蜑民已形成獨立的水上族群，「蜑戶」成為正式稱謂，廣泛分布於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沿海。清代《粵中見聞》稱其「秦時屠睢將五軍臨粵，肆行殘暴，粵人不服，多逃入叢薄，與魚鱉同處」，印證其古越族源流與水上生存史。蜑民長期游離於陸上社會，世代漂泊於珠江水域，錘煉出「出海三分命，上岸低頭行」的生存哲學。這種游離狀態，不僅塑造了其獨特的文化認同，更為其語言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。

為適應海洋環境、規避官府監視與海盜劫掠，蜑民創造了兼具實用性與隱秘性的「隱語」——蜑家話，其語言「與土音略異」，卻飽含海洋智慧。首先其保留了大量古越語底層詞彙，堪稱是古越語的「活化石」，如「窗」讀作「倉」、「腳」讀為「角」，並以「蜑」自稱（源自越語「水上浮居」之意）。其次，聲調如波浪起伏，陳述句尾音下沉模擬船體隨波，疑問句尾音上揚如拋錨動作，後形成粵語特有的九聲六調韻律。蜑民還將自然現象轉化為隱喻代碼，稱「閃電」為「打石湖」（雷電突至），以「龍睜眼」喻閃電，以「水開花」喻浪湧，將自然兇險化為浪漫表達。而以「束康」表示「香港」（蜑家音「香」讀作「康」），直接催生「Hong Kong」的英文名，以及粵語常用詞「睇」（看）、「哋」（們）等等。這些詞彙不僅是生活記錄，更是蜑民在風浪中總結的生存哲學。

蜑家話向粵語輸入數百個核心詞，重構了嶺南的語言景觀。蜑民視出海為生命重啟，語言中深植「趨利避害」的海洋信仰。為淡化征服意味，將「捕魚」稱「討魚」，強調向海洋「乞討」生存資源的謙卑；「棹」（船槳）原指水上禁忌，融入粵語後成為「棹忌」（泛指忌諱）；避諱詞如「傘」避「散」音稱「戶圓」，「豬肝」避「干」音稱「豬膶」，後滲入廣府商行暗語。蜑民更是將「船」視為生命共同體，由此衍生出「同舟共濟」「撐艇」（承擔責任）等粵語短語。

唐宋時期，廣州作為東方第一大港「蕃舶雲集，商賈雜處」，三十萬常住人口中外商達十二萬。蜑民作為主要水上運輸者，與岸上商人頻繁互動，推動語言雙向滲透。蜑家話「過艇」（貨物轉手）、「水腳」（運費）、「墟」（集市），以及量詞「啲」（些）、「啖」（口）等，轉化為粵語商貿用語，奠定香港重契約、善流通的商貿方言基礎；宋人吳處厚在《青箱雜記》中記錄「墟」為嶺南特色詞，沿用至今。宋代官富場（今九龍城）鹽船林立，形成「鹽語」行話：「白砂」指鹽、「浪裏銀」指優質鹽、「水老鼠」指走私販——這些蜑家隱語通過鹽商進入粵語，成為香港市井黑話源頭。

其次，蜑家話中「動詞+賓語+補語」的句式，反映動作優先的海洋思維，如「行船先」即先開船，「落網魚」即「將魚落網」，促使粵語發展出「食飯先」「飲茶先」「行街去」等動態句式。甚至，香港「大澳」「長洲」等港口名，如「澳」指避風灣，「洲」為沙洲錨地，均源自蜑家地理命名邏輯。宋代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載：「蜑人語似福廣，雜以廣東、西之音」，印證其作為粵語分支的地位；楊萬里詩句「煮蟹當糧那識米」，正是蜑民生活通過語言進入文人視野的縮影。

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時，蜑家話曾是主流語言之一。蜑民佔香港原住民四大民系之一，與圍頭、鶴佬、客家並列，而其方言成為底層通用語。在英國殖民檔案中，Hong Kong（蜑家音「康港」）、Aberdeen（香港仔蜑家聚落）等音譯沿用至今；港島南區、長洲等地仍保留「狗牙氈布」（頭巾）、「銀腰帶」（防風濕）等蜑家詞彙。蜑民「舟楫為家」的生存方式，催生「艇仔經濟」（小船流動貿易），「艇仔粥」從蜑家船食升格為廣府名點，其名直溯水上生活；蜑民對唱漁歌衍生出粵謳、南音等曲藝，其「妹啊哩」「兄啊哩」襯詞成廣府民歌標誌。在廣東話普及前，「蜑民語與客家話是香港主要語言」。這段歷史，是浪花下的城市記憶。

蜑家話的式微始於二十世紀政策驅動。一九五〇年代起，蜑民大規模上岸定居，水書傳承斷代，維繫千年的「水上語言生態」逐漸瓦解。一九〇〇年香港有蜑家話使用者八萬，至二〇〇〇年僅剩不足兩千人；水書符咒僅存於大澳神廟樑柱，識讀者不足十人。如今，香港僅大澳、長洲少數長者能說純正蜑家話，「隱語」詞彙消亡超百分之七十。

一艘沉船，可能帶走一整個圖書館。當最後一位通曉「水書」的老人離去，那些描述三十六種風向、二十四類潮汐的專用詞，或將永沉語言的海淵。然而，粵方言的基因密碼仍在訴說這段「以舟為硯、以浪為墨」的文明史詩。當我們在香港街頭說出「Hong Kong」，街頭一句「今日水頭好足」（生意興旺），或在茶餐廳點一碗「艇仔粥」，都在喚醒浪濤之下的語言記憶。那些消逝於波濤間的「水書」，早已在聲調轉折間築起一座無形的語言方舟。

浪淘盡，聲未息。當第一縷晨光刺破維多利亞港的薄霧，天星小輪的汽笛聲裏，依然迴盪着未被書寫的千年潮韻——那是蜑民用聲調築起的無形方舟，等待後人打撈。

◀香港長洲一景。

「I人」的理想谷

黛西札記

李夢

如今年輕人聊天，「MBTI十六型人格」是離不開的話題。初見面的一群人，往往透過互相猜測究竟是「I人」（內向型）或「E人」（外向型）而快速熟絡起來。區分「I人」或「E人」並不難。周末喜歡開派對的，往往是「E人」；像我這樣在「I人」和「E人」之間搖擺的以及純粹的「I人」，則更樂意靜悄悄在書店、圖書館或者畫廊，消磨午後的悠緩時光。杭州西溪濕地有一處知名閱讀空間，被網友親切稱作「I人的精神家園」，那便是著名作家麥家創辦的「麥家理想谷」。

我們到訪時，正是江南初夏的清早。毛絨絨的雨絲中，西溪濕地的水、草和樹木格外悠然恬靜。「麥家理想谷」是一座兩層紅磚小樓，坐落在草木茂盛、綠水環繞之中。門前兩幅招牌，一大一小，分別是著名作家莫言和麥家本人所寫的六個字：讀書就是回家。未曾進入，已覺清爽熨帖。

▲坐落於杭州西溪濕地的「麥家理想谷」。 作者攝

進入「谷」中，層層疊疊，滿眼是書。鋪滿整面牆的書架上有書，過道處圓形台上有書，供讀者休憩的沙發和座椅上也有書。「麥家理想谷」負責人告訴我們，這裏是「閱讀＋咖啡＋寫作」的新形態空間，現有的一萬多冊藏書幾乎都是麥家本人選購及捐贈，全部免費開放予遊客或讀者。愛書人來到此地，可以安靜讀書，也可一邊享用免費咖啡和茶水、一邊與三兩好友談論文學和創作。有些遠道而來的學生或青年作家，甚至還可免費在此借宿，不必理會外界紛紜，靜心創作，自得其樂。這裏只看書不賣書，只談理想不談俗務。就像麥家本人所言，理想谷是一處安靜角落，與喧囂的時代反其道而行。

愈是不尋常的物事，愈引人好奇，並心嚮往之。從十多年前初創建時的門可羅雀，到如今周末和節假日常見的人潮湧湧，「麥家理想谷」的成長與發展，既是閱讀緊貼生活、走入日常的成功案例，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社會公眾對於讀書、對於文化的熱情與日俱增。不同年齡、文化背景各異的人們，以書為媒，在此相遇、相識，又再重逢，真真是再浪漫不過的事情。或許不遠的未來，某位作家獲得知名文學獎項，回想當年初入行時，原來也曾在西溪、在理想谷，種下文學的種子。

蛻 變

英倫漫話

江恆

很多事情的起步都是艱難的，如同法國印象派畫家，當初曾被人罵為「瘋子」，最終卻蛻變成了耀眼的藝術巨匠。

早前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舉辦了「法國印象派」藝術展覽，展示了莫奈、雷諾阿、德加、莫里索和畢沙羅等人們耳熟能詳的印象派畫家的傑作，媒體形容這是一次難得的近距離感受大師不凡之處的良機。但在近一個半世紀之前的一八七四年，同樣是這些人和這些作品，在巴黎藝術展上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，當時媒體的大標題是：「我噁心死了！」法國評論家阿爾伯特・沃爾夫寫道：「有五、六個被野心所迷惑的瘋子，來展示他們可怕的作品，其中還有一個是女人（莫里索）。」他又輕蔑地說，那些欣賞他們作品的人樂於嘲笑這些事情，但他作為有責任心的人，對藝術被如此糟蹋感到心痛。

對於莫奈這群剛剛嶄露頭角的藝術家來說，沃爾夫的指責實在不輕，因為這不僅是對他們才華的否定，也激起了公眾對他們的負面看法。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間，印象派畫展共舉辦了八次，當時報紙記錄了公眾對此類藝術的驚訝、喝倒彩甚至辱罵，人們普遍懷疑這些「邋遢的叛逆者」根本不想好好畫畫，或者根本就畫不出來。所以當首展結束後，便有一位評論家聲稱莫奈是「向美（beautiful）宣戰」，而莫里索的導師也寫信給她母親，對她的新畫派下了狠話：「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點腦子不正常。」

事實上，印象派得名的本身就帶有貶義，源頭是莫奈所畫的一幅油畫《日出・印象》，因刻意模糊不清的構圖，受到了美術評論家路易・勒魯瓦的嘲諷，認為畫作怪誕和不堪入目，只是一幅未完成的初稿，甚至毛坯的糊牆紙都要比這幅海景更完整。他在評論中借用了「印象」一詞，挖苦莫奈只不過是「印象主義」。但他無意中卻說出了印象派的精神內核——及時留下一瞬間的印象，該藝術流派的畫家們已脫離了傳統繪畫格局的束縛，開始注重於把自然生動的感官放在第一位，尤其認真觀察在不同光線下自然景色中色彩的冷暖變化。與此同時，他們打破了當時主流認可的繪畫三大主題：聖經、神話或歷史，而是專門捕捉野餐、洗衣和音樂課等日常場景來作畫，這些在今天看來稀鬆平常，在當時卻要冒着勇氣，更需要莫奈這批藝術家群體的共同努力。

法國印象派的畫作始於一個距離巴黎約五十公里的小鎮：巴比松。許多藝術家蜂擁而至，因為它靠近楓丹白露森林，風景如畫，而且交通便利，緊鄰火車線。巴比松畫派啟發了三十年後許多印象派畫家，對此有很多佐證。比如德拉佩尼亞，他曾跟隨西奧多・盧梭，在森林裏觀看他作畫。還有迪亞茲，在森林裏偶遇正在創作的年輕的雷諾阿，並給了他改變職業生涯的建議，讓他淡化色彩。迪亞茲對雷諾阿的支持，甚至表現在當雷諾阿入不敷出時，肯慷慨出錢買畫。當然也有印象派的仰慕者，例如梵高，他當時也在法國作畫，後來成為後印象派大師。正如有學者形容，藝術之間的關聯，就像你剝洋葱，會發現下面所有這些連接點和相互支持點，一層連着一層。

看看印象派的畫家們吧，憤世嫉俗的塞尚，好辯的德加，社交名人莫奈和雷諾阿，還有在男畫家堆中罕見的女性莫里索，以及大家之間歡快的紐帶畢沙羅，他被親切地稱為「爸爸」等等。這些人彼此之間的關係十分精彩，他們互相畫對方的妻子、兄弟、孩子、僕人，甚至暗戀對象，然而他們並非總是相處融洽——畢竟，他們是藝術家。

近一個半世紀之後，我們才知道，正是這些被稱為「瘋子」的印象派畫家，透過描繪更輕盈、更明亮、更短暫的場景來打破傳統，反抗曾被奉為圭臬的「老大師們」，而他們曾經令人不屑的作品，如今遍布日曆、咖啡杯和手機殼。當我們欣賞莫奈筆下威尼斯景色中那種充滿活力的粉彩，以及雷諾阿那幅一眼就能認出的《布吉瓦爾之舞》時，應該感到慶幸，至少身邊沒有那些當年巴黎藝術展上充滿怒氣的觀畫人。

致敬英雄先輩 傳承愛國精神(下)

燈下集

吳誼馨、林峰

菲僑抗日救國的成績斐然，名列全球僑社前茅。「一・二八」炮聲一響，菲僑即率先捐出十五架飛機，六天內第一筆捐款及第一批慰勞物資迅速送至，可見一斑。當年國民政府刮目相待，褒勉有加。一九四〇年馬來西亞陳嘉庚僑領率南洋總會各僑領慰勞團，回國慰問考察，先祖父代表菲僑領隨團向英勇善戰、威震天下的十九路軍獻旗、慰勞，獲蔡廷鍇、蔣光鼐、戴戟、翁照垣諸將領分贈合影或個人照回酬，並頒文留字贈言：「深知仁人志士之心，謹識教言，永銘高誼。」先祖父萬里迢迢，經幾十個晝夜歷曲折崎嶇蜀道，冒着日本軍機瘋狂轟炸的危險入渝，在重慶陪都接受當時的中央政府嘉獎。

先祖父亦商亦政，亦家亦國，但永遠是愛國先公、先政，分身乏術，卻難辭「福建省政府諮議」和國民政府「駐菲總支部」秘書之職，每一天總在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時拖着疲憊的步伐回家，回家後必例行喚醒夢中的稚子（先父），分享宵夜於燈下，燈笑，人笑，親情溫馨的氛圍瀰漫。

先祖父被捕後，日軍續封鎖家宅，趕攆大小並不許帶走任何物品，有家歸不得，唯輾轉徙置於窮鄉僻壤，挖野菜、喝粥水充飢。一九四五年美軍麥帥領兵反攻，日軍敗退，菲首都垠市一片火海，家毀於燼，先父的兄弟姐妹亦命殞於彈雨中。在舉國歡騰，菲島載歌載舞、鑼鼓喧天慶勝利的背後，先祖父灑熱血、拋榮華、輕富貴；吾家歷萬劫、散千金、家破人亡，一切的一切，只因抗日，又為救國。

抗戰勝利後，國民政府表彰忠烈，確認八位犧牲的駐菲外交官及十位捐軀殉國的菲國僑領為抗日烈士，並決定運回南京雨花台建墓立碑，後乃因家屬礙於日後拜祭不便，遂改於當年就義之處建造烈士紀念堂，唯八位外交官運回。「菲華歷史博物館」亦設紀念。國民政府亦將十八位列入台北忠烈祠名冊，先祖父吳九如烈士靈位於文烈士（J5–29）。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後人，穿過時間閱讀歷史，閱讀這血的歷史、淚的歷史、仇的歷史！

一九四八年，先祖母黃淑媛帶未成年的先父回到祖國，建設國家。時過八十年，已隔有三代人，吾輩還常聽先祖母、先父細說經歷和感慨，往後還有多少事能讓後代緬懷？唯有教育，不忘初心，銘記歷史。

一個多世紀以來，中華民族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拚搏，從被欺辱中站起來，在韜光養晦裏富起來，到如今的強起來，是多麼的來之不易！飄揚在世界各地的五星紅旗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，我們昂首挺胸走在民族的偉大復興路上。今天，中華兒女能對強權、對霸凌說「不！」這是民族的驕傲和自豪，是對抗日英雄的最大的告慰。

雖然念茲在茲，然而因先父當時弱歲失孤，只能擷採縱橫風雲的一片，浩瀚史海的點滴，有賴有心有志者發掘菲僑抗日救國的歷史積澱。歲月悠悠，但往事並不如煙，歷史並不如煙……讓我們緬懷為國捐軀的英雄烈士，銘記這段抗日戰爭歷史，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如今，我們雖然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但世界並不太平，讓我們接過愛國奉獻的接力棒，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奮鬥！

◀菲律賓菲華歷史博物館。